



醉太阳

ZUI TAI YANG

(下)

李久实·著

此时

忽然有一缕阳光

从斑驳的缝隙中奔泻下来

顺手摘一把放在额前，

扛起桨橹，

调整舢板，

朝着太阳的方向

使劲地向前划。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醉太阳

ZUI TAI YANG

(下)

李久实·著



第十三章

李伟利的脸上挂不住火了。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，虽然几次找汪士伦商量理顺外协关系的事，但都被汪士伦很客气地推脱了，然而，在今天的会议上，王启林问起这件事，却使他无法作答，只好装聋作哑听别人讲话。对这种尴尬，他心里多少有点失衡的感觉，王启林不拿他当事也就罢了，可其他人呢，就不应该这样了，大家都是副总，级别相当，谁也不比谁矮三分，这又是何必呢？李伟利觉得现在的日子不好过，尤其是政出多门，各弹各的弦，各拉各的调，使工作出现很多梗阻，这对企业长远发展是相当不利的。有时，李伟利把自己关在屋里，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感到自己对王启林的工作还是蛮支持的，但对个别人的一些做法，特别是在众人面前无顾忌的顶撞王启林，他也觉得心里不舒服。他认为做为一个副手，就是要尽心尽力地扶持一把手，做到令行禁止，要多为一把手分忧解难才对，不能人家越是救火你还偏往火里扔柴禾，那样还怎么在一起工作呢？

散会后，李伟利心情沉重地回到办公室，他对王启林名为询问实则批评的话语有点接受不了，本来嘛，这事是由汪士伦牵头的，但板子却一下打在他一个人的屁股上，这使他于心不甘。怨谁呢，怨自己是不现实的，按王启林的要求，他主动地找了几趟汪士伦，可人家不愿动弹你又能有啥辙呀？怨汪士伦？但这话不能说，说出去了，要是影响了班子团结，特别是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更要把自己的想法深埋于心中，可千万不能冒傻气。对领导班子出现的紧张空气，李伟利心里是明白的，他对王启林大量调人入厂的做法，是完全的理解，知道王启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无非是走了一着险棋而已，其他人也不愿捅这层窗户纸，得过且过也就算了。但魏承延这小子太狂，跳蚤似的

跳出来批评王启林，这就使班子中充斥了不安定的因素。与王启林所感觉到的一样，李伟利也觉得，魏承延的手伸得太长，该你管的别人不会插手，不该你管的，你就一边猫着得了，哪来的那么多事呀，这也不行那也不对的，世界上的事总不能可着你一个人的屁眼子下蛆吧。尤其是对魏承延那种天老大我老二的做派，李伟利非常看不顺眼，大家都在一个锅里抡马勺，人家栽花，你栽刺，难道就说明你比谁高明比谁牛气吗？未必！虽然心里是这么琢磨，但李伟利嘴上不会讲，原因很简单，为住一个人不易，但得罪一个人用不着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，一句话就能办到，况且因为工作上的事把人得罪了，也不值得。

李伟利的办公桌上非常整洁干净，除了一部电话和把罐头瓶当做笔筒外，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，笔记本之类的文字资料，他一般都锁进文件柜或者写字台的抽屉里。他这间办公室虽然不大，但来来往往的人非常多，人多嘴杂手快，一眼看不住，没准就会被人顺手牵羊似的拿走点什么东西，所以，李伟利不会把有用东西放在外边，即使是笔筒里面的几只劣质的自来水笔，李伟利也看得挺紧，人家签完字，他会很细心地嘱咐人家，用完要放回原处。供应处这个地方是个信息的集散地，甭管有影儿还是没影儿的事，只要到了那些人嘴里，不仅会给你吹得天花乱坠活灵活现，而且还要让你觉得事实确凿的天衣无缝，因此，李伟利更看重自己的笔记本，开完会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本子锁到抽屉里，决不让那些人捞到片言只语，以避免信息从自己这里传播出去。但供应处那帮小子耳朵长着呢，今儿开的什么会，讨论的什么内容，都谁参加了等等，他们用不了半天的功夫就会了解的清清楚楚，然后便有事没事的往李伟利办公室里一扎，向他印证会议的内容。李伟利想不到，这些人嘴里说出来的东西，居然比他记录的内容还翔实，这使他觉得会议的保密性太差了，时间久了，那帮人便拍着胸脯大吹特吹，“那有啥呀，一撅屁股拉啥屎我们都知道，还瞒什么呀。”弄得李伟利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，只好嘿嘿的笑着，任他们随心所欲的胡诌八咧。

不管汪士伦愿意不愿意，李伟利觉得还是把自己这头的事先办完，然后再找汪士伦具体讨论，别等下一次王启林再问时，自己无话可说，那样就太被动了。想到这里，他拿起电话，让林依娜到他办公室里来一趟，不大会儿功夫，林依娜便如小鸟般轻盈的来到李伟利面前，李伟利颌首示意让林依娜坐到沙发上，待林依娜坐稳当，李伟利说道：“小林，有件事得和你商量商量。”

林依娜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十分妩媚的冲李伟利莞尔一笑，细声慢语地说道：“瞧您，李总，跟我还这么客气，有什么指示您就说吧。”

李伟利摆弄着手里的钢笔，两眼瞅着林依娜，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“最近一段时间，王总要求咱们把外协关系理顺一下，我找了汪总几次，他很忙，一时抽不出工夫来，我寻思着咱们这头先动一动，把这些年建立的关系重新梳理一下，排排队，分分类，为领导决策提供个依据。”

林依娜一听李伟利这话，就知道李伟利肯定在办公会上受憋了，她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外协的事跟咱们供应的关系不是很大，但既然您说了，我就照您的指示去办，请您放心。”

李伟利很感激的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梳理这些关系如果有什么困难，请你不要客气，尽可能和我讲。”

林依娜笑了笑，脸颊两个酒窝便显现出来，她没有回答李伟利的问话，而是寻思着，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呀，上次旅游回来有两万多元的亏空，你一句话大笔一挥就能给抹平喽，可你愣是“徐遮进曹营一言不发”，结果还不是我找王启林把这事摆平了。你看看人家，也是当老总的，笔那么轻轻一甩，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，多潇洒，多男人气，哪像您啊，说话都不敢大声，放个屁还得找个没人的地方。

见林依娜没吱声，李伟利又用商量的口吻问道：“一个星期行吗？”

林依娜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根本就不行，咱们的供应商遍布全国各

地，有长线的，也有短线的，有固定的也有流动的，要是一家一家的梳理，再加上考察资质什么的，恐怕一个月的时间也不够。”林依娜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心里却寻思，就这么点活儿，不出两个半天，玩似的就干完了，可她却不实话实说。无论从哪个方面，她从内心里都看不起这个顶头上司，更对他乐哉悠哉的凡事不做主，整天甩着两个空袖筒到处视察的做派看不惯。心里暗想，没事你就往老总那报喜请功，有事比谁溜得快，这次不好好让你捉回憋子，你还真以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呢！

听林依娜这么一说，李伟利还真的傻眼了。别看李伟利管了这么多年的供应，但对这里的事他还真不摸门，虽然平时装傻充愣保得自己平安太平，可到节骨眼上，让手下人晓得也是不知如何是好。他急忙说道：“要不这样吧，从计划室抽出几个人来加加班，赶紧把这项工作做完了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加班是义务的，没有加班费。”

林依娜小嘴一撇，两手一摊地说道：“您看哪还来得那么多人呀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抽出谁来，工作都要受影响。再说，您看现在都是啥时候啦，义务加班甭说没人干，就是给钱人家还不乐意呢，这事确实不好办！”

李伟利脸憋得红红的，下意识的咬了咬嘴唇，说道：“要不你先安排人干着，我再找王总把话说说，争取再宽限几天。”

林依娜抿着嘴一乐，抬手把头发往后梳了梳，样子十分为难地说道：“也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”不等李伟利再发话，她便站起身来，扭着圆圆的屁股走了。

李伟利感到外协这件事可能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再者，他也想到，如果下次开会，光他夸夸其谈，而汪士伦一言不发，那也会影响同志间的关系，让同事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，那不是君子所为。想到这儿，李伟利便站起身来，把手中的钢笔揣进口袋里，径直到生产指挥中心去找汪士伦。

与总公司的办公室大楼相比，生产指挥中心的办公楼要小的多，

虽然两楼距离不是很远，但今天在李伟利看来，却犹如跋山涉水般艰难。

李伟利轻轻地敲着汪士伦办公室的门，半晌，里面也没个动静，他后退了一步，寻思，莫非汪士伦又跑到车间去了。这时，隔壁的房间里忽然传出一阵爽朗的大笑声，隐约中夹杂着汪士伦浓重的唐山的口音。李伟利走到门前，用力推了一下门，刹时，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，屋里一片狼籍，腾腾的烟气呛得他禁不住捂住鼻子，屋里有他熟悉的人员，也有他从未谋过面的陌生面孔。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，桌子上面堆着面额不一的花花绿绿的钞票，汪士伦正有说有笑地把扑克牌给众人发着。见李伟利忽然撞门而入，十几个人先是一惊，继而便不知如何是好。倒是汪士伦冷静，他抬起头见是李伟利，便颌首示意算是打完招呼，待把手里的牌发完后，绕过众人把门关上，然后把李伟利拖拉到自己的座位上，问道：“来两把？”

李伟利脸红红地说道：“不摸门。”

汪士伦十分客气地把李伟介绍给几个陌生的面孔，然后便笑吟吟地把李伟利让到自己的办公室。

李伟利的脸涨得红红的，好像玩牌输钱的是他而不是汪士伦，待在沙发上坐定，他急切地问道：“士伦，你上班怎么还干这个？”

汪士伦说道：“偶尔一次罢了，几个客户来了，大伙跟着凑凑热闹，挺正常的，算不了啥。”

李伟利还是不放心地问道：“那么多人在一块瞎哄哄，要是传出去，对你不好啊。”

汪士伦笑着说道：“行，听你的，这次以后，我就不这样了。”李伟利眨了眨眼睛，表情疑惑地说道：“我看你还是让他们散了吧，别等王总来了撞上，回头收不了场。”

汪士伦把茶水端到李伟利面前，然后挨着他坐下，拍着李伟利的手说道：“咱们王总的瘾头比谁都大，他来不但收不了场，还得加大赌注呢。”

李伟利说道：“老兄，你可别介儿，王总干这个，那常玉娥要是知道还不得把他给‘生吞’喽？”

汪士伦笑着说道：“偷着干呗，没啥事不就是凑到一块找乐子吗！”继而，他诡黠地附在李伟利的耳朵边说道：“你可别把这玩艺儿当事，王总的花花事多着呢！”

李伟利半信半疑地瞅了瞅汪士伦，然后端起茶杯喝了口水。

汪士伦问道：“伟利，你有事吧？”

李伟利说道：“我寻思着和你商量商量，咱们把外协那件事办了，也省得下次开会挨剌”

汪士伦说道：“伟利，你别听风就是雨的，他说他的，咱们干咱们的，再说，那么多事咱们都顾不过来，哪有时间顾这事呀。”

李伟利说道：“我听小林说，这事是不好做，光供应那头就得个把月的。”

汪士伦一听，“扑哧”地笑了，骂道：“这个骚娘们儿，她唬你呢，就供应那点事，用不了一天就干完喽，个儿把月，纯属放骚屁。”

李伟利不解地问道：“不会吧，我看小林人挺好的，工作还是蛮认真的，她还不至于和我打逛语吧？”

汪士伦骂道：“她好个儿屁，咱公司顶这个娘们儿最骚。”

李伟利急忙摆着手说道：“士伦，别乱说，咱们是领导干部，要对人家的名声负责。”

汪士伦哈哈大笑起来，拍着李伟利的肩膀说道：“咱们公司有两个人最正派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常玉娥，耳朵根子绝对最清静。”继而，他又表情严肃地说道：“其实，这也算不了啥，个人爱好，无可厚非嘛，得了，咱们说正经事吧。”

李伟利说道：“要不咱们先干着，反正也不用你我动手，省得将来落埋怨。”

汪士伦冷笑道：“他说的轻巧，璺玉也不负责任，拿过话就说，那么多关系，是咱们过去当孙子似的培养起来的。这些年咱们甭管多

急的事，人家可没掉过链子，说让卯时三刻运到，决不延迟半个时辰，啊，这会儿说整顿就把人家一脚踹开，这话不但说不过去，事情也不能那么办。再说，秦桧还有仨相好的呢，慢说咱们这些年建立起的感情呀。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，多容易啊。”

李伟利不安地搓着双手说道：“但是这件事不动总不是个办法呀？”

汪士伦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动还是要动的，但不能着急，稳当的，时间越长，他对这事越拉乎，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”

见李伟利大惑不解地看着自己，汪士伦不由自主的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伟利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当甩手掌柜的当惯了，这里有很多事你是不清楚的，外协，采购，销售等等，都有许多经济利益管着呢，谁瞅着都眼红，可凭啥他王启林说整就得整呀？他可以把肉最肥的活拿到外面干，剩下的皮包骨留给咱们啃，就他那些话，说不好听的，那是糊弄傻子呢，你可别把那话当圣旨听。个体炮把他当亲爹，那是他们乐意，咱们呢，谁也不比谁低，用不着谁怕谁，你说是这么回事不？再有，我得提醒提醒你，咱们班子里顶你心眼最实在，以后你也多关照一下你那块的经济活动，别大权往外一撒让别人攥着，瞧你这身破行头，一年四季都成金不换了。”

李伟利不好意思地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笑了。

汪士伦调侃地说道：“就你这身，可山城市都找不出第二件，绝对是国宝级的装备。”末了，他嘱咐李伟利：“听我的，放心大胆的去干，天塌不下来。”

李伟利神情恍惚的从汪士伦那里回来，路上，他的脑海里如翻江倒海般地折腾着，对汪士伦那些话，他将信将疑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脑袋里寻思着，脚步也就走到了办公室门前，这时，耳边传来魏承延暴跳如雷般的咆哮声，以及林依娜不服气的声嘶力竭的申辩声。循着声音，李伟利来到林依娜办公室的门前，但他没有推门进去，而是静静地站在门外，他要听听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这时，里面传来林依娜带着哭腔的声音：“这图纸今天是这样，明天是那样，材料改来改去，让我们怎么买，多少运费都白搭进去了，你不说设计出问题，倒还埋怨起我们了。”

魏承延拍着桌子吼道：“你别拿着不是当理说，你们为什么不按要求去做，拿着公家的钱想买啥就买啥，那些破玩艺有什么用，统统都给我退回去。”

林依娜委屈地说道：“啥叫破玩艺呀，那是按图纸要求去买的，这会儿又说不行了，早都干吗去了。”

魏承延厉声说道：“我说的你甭不服气，那些东西是正规厂家出的吗，你当处长的为什么不去看看，你这是失职，你知道吗？”

林依娜嘲笑的从鼻孔中挤出一个“哼”来，然后，轻蔑地说道：“我失职不失职有主管领导管着呢，还轮不到你跑到这来说三道四。”

魏承延吼道：“今天就轮到我要管你，吃里扒外的事你们干得还少吗，你去，把李伟利给我找来，我就不信羊不吃麦子。”

李伟利听见里面传来“噔”的一声，继而是吱吱呀呀的声音，他估计是林依娜不愿动弹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传出来的声音。

林依娜不屑一顾地说道：“你叫去我就得去，你以为你是谁呀。”

不等魏承延说话，李伟利一把将门推开，他知道魏承延的脾气，林依娜这话就等于丝毫没把魏承延放在眼里，魏承延火气一上来，十头牛也拉不回来。他不能再袖手旁观，更不愿魏承延在盛怒之下做出令人难堪的事情来。

看见李伟利推门进来，魏承延怒不可遏地指着林依娜吼道：“你的主管领导来了，你把事情跟他讲清楚。”

像是捕捉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，林依娜“噌”的一下，从椅上站起来，迫不及待地李伟利诉说着委屈，泪水如两条小溪似的从脸上流了下来。

李伟利静静的听着，思索着如何让林依娜脱身。

魏承延怒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，一言不发，他见不得女人眼泪，

更不见得胡搅蛮缠的女人。待林依娜把话讲完，他站起身来说道：“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让你们李总评评理儿，你们哪错了。”

林依娜哽咽着掏出手帕擦着眼睛。

李伟利嘿嘿笑着说道：“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，这样吧，老魏，你到我办公室先喝点水，消消气，待会儿我再和小林谈。”说完拉起魏承延就往外走。

魏承延不高兴的从李伟利的手里抽出胳膊，说道：“事儿还没说清楚呢，你用的是哪门子的稀泥呀，这样的干部要他们还有什么用，要我说，就应该全他妈的拿下。”

林依娜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，嘲笑道：“现在街上卖东西都是十六两一斤的，牛肉可是最便宜的。”

李伟利急忙摆手，制止住了林依娜，满脸堆笑地说道：“都怨我，都怨我，你消消气。”说完，便生拉硬拽的把魏承延拉到他的办公室里。

魏承延坐在沙发上，气呼呼的从口袋里掏出烟来，点燃后，说道：“伟利，你瞧瞧这些中层干部都成啥啦，做错事连说都不能说。”

李伟利端过一杯水放到魏承延面前，劝解道：“都在气头上，难免说话不在行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算啦，别动气。”

魏承延一口气把水喝完，“呼呼”地喘了一口气说道：“你看看这些人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什么主都敢做，什么家都敢当，既不按要求去做，也不服从指挥，各行其是，说起来还浑身都是理，再这样下去，企业非垮在他们手里不可。”他深吸了一口烟，继而又若有所思地问道：“对了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”

李伟利憨厚地笑了笑，没有回答魏承延的问话，而是又站起身来，给魏承延斟满了水。

魏承延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呀，人太老实喽，让这些人糊弄来糊弄去的，啥时是个头啊。”

李伟利还是笑了笑，然后才说道：“老魏，这事你先别着急，回

头我去处理，把事情办完了，我再向你汇报。”

魏承延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伟利，你别总干擦屁股的活，有些人就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你越是抬举他，他越是不要脸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敢骑在你脖子上拉屎，就说今儿这事吧，挺简单，按图纸要求去做，用户那里咱们都不用多说话，一切照合同办事就行了。很正常的事情，到了这些人手里就走样。现在可好，自己不按图纸采购，买来的东西派不上用场，用户能干吗？非但不干，弄不好还得狠狠地罚上咱们一头。再说，这钱可是一个子儿也没少花，这不是明摆着糟践企业吗！”

李伟利颇有同感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现在有的干部做法上是欠考虑，但不好说呀。”

魏承延脸一绷，严肃地说道：“有啥不好说的，该批评的就批评，该处理的就处理，总护犊子那是不行的，你看看这个林依娜，还整天的趾高气扬，我就纳闷，她有何德何能呀，居然占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上来。”

李伟利想起汪士伦刚才对他讲的话，嘿嘿地笑了起来，然后说道：“咱们还是那句老话，闲谈莫论人非吧。”

魏承延被李伟利憨态可掬的样子逗乐了，说道：“有的干部素质就是太差，不用咱们说，老百姓戳戳点点的话不好听，咱们脸上也不光彩，下次开会就得好好说说这事儿，不称职的一定要给拿下来，站个茅坑不拉屎不下蛋还真他妈的耽误事。”

李伟利从魏承延的烟盒里抽出一只烟，递到鼻子底下嗅了嗅，然后又把烟塞到盒子里，说道：“老魏，要我说，你那个炮筒子脾气也得改改了，看不惯的事情多着呢，那闲气你生得起吗？干部任命那不是咱们说了算的事，由他们去吧，咱们只要对得起自己这颗良心就行了。”

魏承延说道：“伟利，你这话可不好听，啥叫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呀，职工把企业交给咱们，可眼巴巴的瞅着咱们呢，噢，任由那些人拉大旗做虎皮视而不见？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花钱大手大脚还理

直气壮，干错了还浑身是理，老虎屁股摸不得，那不行，那对不起良心。”他正色道：“没错，咱们是没往兜里多装一分钱，没装钱就对得起良心了吗？照样对不起，遇到事绕着走，碰到下面胡作非为咱们不去管，任由他们瞎折腾，职工骂谁呀，掘出八辈祖宗来咱们也得干听着，良心能安吗？”

李伟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他不想和魏承延理论，更不想把这事儿搞大，弄得沸沸扬扬的对谁都不好，出点乱子将来更难收拾，他坐在沙发上，十分虚心听魏承延发泄心中的不满。

一天的好心情让魏承延搅了个乱七八糟，林依娜咽不下这口气，甭看你魏承延一天到晚到处装爷耍横，但林依娜就是不买你的帐，平白无故的受你一通臭损，凭啥嘛？林依娜掏出化妆盒，准备重施粉黛，转念一想，不行，还就是这个样子向王启林告状好，让他看看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。

针别儿大的窟窿斗大的风，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呢。王启林与林依娜的绯闻，不像汪士伦所讲的那样，常玉娥一点都不知道。而且早就通过多种有效的渠道传到她的耳朵里了，但是，常玉娥是何等的人物哇，她绝不像那些没文化的妇女一样，一听到自己丈夫出现那种事，就像母狗似的瞪红眼睛，继而劈头盖脸的一通臭骂乱挠，还未等证实消息是真是假，通过自己的嘴和行动就把事情搅得满世界都知道了，那样对自己能有什么好处呢？一点都没有，照样被人耻笑，照样背一个缺乏教养的泼妇的恶名，你闹，能闹出“甜酸”吗？不能，老爷们从此要么抬不起头来，龟孙子似的东躲西藏，要么破罐子破摔照样我行我素，说不定火气上来还揍你个屁滚尿流鼻青脸肿的。世界上类似的反面教材俯拾皆是，你大呼小叫的穷臭摆，没准两人由暗盖到明铺，跟你说声拜拜，搬到一块住，把你凉在一边，到头来吃苦受难的还是你，独守空房暗自神伤的也是你。谁让你在有意无意之中，愣撵俩人往一块走呢？这种赔本的买卖聪明的女人不会去做，她们知道怎样牵回迷途上心猿意马的丈夫，怎样保护丈夫的名声以及使自己在

这个名声之下的面子依然光彩夺目。

常玉娥像一个慈善的大姐，笑呵呵地告诉那些传话的人：“我的男人我知道，别人说的事，他做不出来，耳根子软，就别做女人。”然后，她也像一个母亲关爱女儿一样，关爱着林依娜。又如一位尊贵的夫人，驯养一只不断骚情的母狗似的训导着林依娜。她不会捅破那层窗户纸让王启林难堪，也不会横眉立目的对待林依娜，她既要让王启林对她和这个家庭产生无比的眷恋，又让王启林偶拾野花般地从容的应对林依娜。她既可以让林依娜骚情放纵，又可以使她附首贴耳的侍候于身前身后。在她的眼里，林依娜就是一只性欲旺盛的母狗，既得养着她馋她，也得防着她，狗急跳墙特别是母狗跳墙所产生的后果她是清楚的。所以，常玉娥时不时的在王启林觉得郁闷的时候，一个电话打过去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让她过来陪王启林打几圈麻将，待林依娜兴致高涨而忘乎所以时，她会恰到好处的嘎然而止，而不许林依娜在她面前颠狂。林依娜像一只摇尾乞怜的宠物敬畏主子一样，在常玉娥面前永远都抬不起那颗傲慢的脑袋，两粒含情的眸子，在躲躲闪闪中失去了光彩，常姨长常姨短的绕前捧后，恨不得跪下来伸出舌头舔人家的屁股，她不傻，知道男人有钱和有权都会学坏，因此，在某种程度上说，她也利用常玉娥，把王启林的感情玩弄于股掌之中，决不希望王启林移情别恋，再往别的花俏女人身上动心思。虽然是殊途，但心路却极为相似，所以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的关系处的极为融洽。那些闲着无事嚼舌根子的人也不得不暗挑大拇指，夸常玉娥有容乃大，个人修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而从未听信谣传的人见到常玉娥泰然处之的样子，则更相信谣传毕竟是谣传，会不攻自破的。

任泪水尽情的流淌着，脚下的高跟鞋发出“蹬蹬”清脆而又急促的声音，林依娜三步并作两步，来到王启林的办公室，一屁股坐在圈椅里，双手捂着脸便“呜呜”的哭起来，双肩伴随着委屈的哭泣不停地颤动着。

王启林见状，赶紧从办公桌后面走过来，双手抱着林依娜抽动的

双肩，怜爱地问道：“怎么啦，谁欺负你啦？”

林依娜像看见亲爹似的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，把头深深地扎在王启林怀里，任由王启林那双大手抚摸着她的肩膀。哭够了，她才抽抽答答的向王启林告状，说魏承延护犊子把错找到她头上来了，结果两人争吵起来云云。

王启林一边听着林依娜的诉说，一边恨恨的想，你魏承延打狗也得看主人呢，这个地面是不是太小，容不下你了。联想到前些日子魏承延三番五次的顶撞他，王启林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他松开双手，气愤的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子，眉头紧锁着。东西买错了算什么，搁哪里不能用啊，即使买的都是废品，那也用不着你一个挺大的总工跑到一个女人那里撒野，真他妈的没水平，没水平啊。他转过身来停下脚步，看着眼睛红红的林依娜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先洗把脸收拾收拾，这事回头再说。”

林依娜脸上充满了无限感激地点点头，离开了王启林的办公室。

像是款待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，常玉娥一反常态地放下架子，亲自到厨房煎炒烹炸地招待林依娜。在她的眼里，林依娜在不经意间间就做了一件她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，研发中心的图纸错在先，供应则是错在后，魏承延拿着不是当理说，以大欺小，用不了多久，这件事就会传遍全厂。甭管林依娜有多大的错误，反正你魏承延跑到一个女人那里撒野，就是一件没面子的事儿。常玉娥心想，要铲除王启林身边这个巨大的毒瘤，靠一件二件的事情不行，得日积月累多了，话才好说。她最看不惯谁的羽毛丰满对王启林的地位构成威胁，更看不惯魏承延那个耀武扬威的样子，她在下面了解到的事情并不比王启林少，清楚魏承延目前人气旺盛，所以，林依娜与魏承延干仗一事，经王启林一说，她禁不住心花怒放，暗道：“魏承延也有失算的时候。”但常玉娥在王启林面前却没有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样子，而是附在王启林耳旁如此这般那般的交代了一番。

在常玉娥面前，林依娜就像一个还没学过四则运算的小学生似的，

对她复杂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。王启林对整个事情的态度，又使林依娜觉得这个世界上，就不应该有谁怕谁的说法。所以，当常玉娥打电话请她晚上下班到家里共进晚餐时，她兴奋得像一个即将被皇上宠幸的妃子一样，内心里充满了对常玉娥的感激。

虽然林依娜把与王启林的那种亲密关系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但是从常玉娥对她忽冷忽热，时而亲昵无间，时而保持着距离的态度上，她就预感到常玉娥对这种关系有所察觉，因此，她不敢轻易到王启林家去，哪怕心中那团欲火炽烈得发出噼里啪啦的炸响，她也宁可用冷水浇灭它，让难耐的欲望彻底消失，也决不会在王启林家中露出蛛丝马迹，她真怕常玉娥会在盛怒之下撕碎她那漂亮的脸蛋。让她想不到的是，常玉娥非但没有撕她那张脸，反而还给她买了许多名贵的化妆品，这使她对常玉娥的敬畏之中，又多了一番不可思议，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化装之心得，探讨驻颜之术。林依娜时常感到常玉娥高深莫测，总是在谈话聊天中语带玄机，让她猜不透想不通，常玉娥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但她想，人生一世，匆匆就是百年，不能就这么活着，她有更大的理想与抱负，常玉娥就是她亲妈亲姐，林依娜也不会向她透出半点口风。

举杯把盏之间，王启林、常玉娥和林依娜谈笑风生，仿若那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令魏承延大吃一惊的，是王启林这次没有护短，而是提出坚决罢免林依娜供应处处长的职务，闻听此言，汪士伦睁大了眼镜后面的眼睛，杨林也感到事情太过突然，李伟利觉得杀人也不过头点地，犯不上一撸到底，一个女人家遇到如此波折将来不好做人。

倒是韩霞玉看出了这里的奥妙，他站起身，坦陈自己的观点就像一个脱去全部伪装的裸者，毫不留情地批评王启林，他说道：“我对王总这样处理林依娜同志有意见，这样做太过严厉，咱们不是常说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吗？一个同志有毛病有缺点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

给人家改正的机会，再说，小林同志是一步一个台阶上来的，担任处长后，工作很有起色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我不同意王总的意见。”

魏承延的脸色像煮熟的猪肝一样难看，他愤怒地从怀里往外抖着手腕子，朗声说道：“如果只是因为和我干了一仗，就把人家撤了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，工作之中不可能没有吵吵闹闹，倘若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还不如把我一撸到底，省得别人说我魏某人小家子气。”

杨林也说道：“我同意老韩和老魏的意见，一个人工作出现点失误，不能一棒子打死，那样的话，对我们培养干部是不利的。”为了强调讲话的分量，他又补充道：“拿破仑还兵败滑铁卢呢，就别说是小林了。”

汪士伦狡猾地摘下眼镜，眯缝起眼睛，笑着说道：“本来嘛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如此大动干戈，连我也接受不了。”说完，手指捅了捅坐在旁边的李伟利：“伟利，你说呢？”

李伟利随声附和道：“大家说的都对，都对。”

究竟对林依娜该如何处理，大家辩来辩去，也难以找出一个合适的办法，还是韩霆玉站起来说道：“王总的意思我们都明白，目的是要下面的干部包括我们都能引起注意，吸取教训。这样吧，我提个建议，既然王总决心已下，对林依娜同志该处理就处理，责任呢，就是领导得不够有利，但是撤职不合适，降半格罢，让她到财务处担任副处长职务。小林同志聪明好学，财务处又是女同志扎堆的地方，到那里也正好发挥她的特长，一个女人家风里来雨里去的也不太方便。”

杨林接过话茬说道：“这个建议好，一来呢，达到了惩戒的目的，二来呢，又不伤同志间的感情，第三又可以增加财务处的力量，老柴要退休了，抓紧时间培养接班人可是当务之急呀。”

见大家没再提出什么异议，王启林也只好顺坡下驴地说道：“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，事情就这么处理吧，但是，有句话可得说清楚，这个处理结果，完全是看在各位的面子上的，希望小林同志今后一定